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靡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彼佛世尊有一大智比丘於聲
聞衆中最為第一名曰降勝猶如我
今上座舍利弗彼佛世尊有一神通
比丘名曰寂行辟如我今上座目揵
連彼佛世尊有一侍者比丘名曰善
生辟如汝今為我侍者阿難我今於
彼一切比丘衆能稱名字一切比丘
尼衆一切優婆塞一切優婆夷亦能
說其名字及彼世尊如来阿羅訶三
藐三佛陁所有法住乃至彼佛世尊
隨所住世未般涅槃九十五百千俱
致歲正法住世一日一夜彼佛世尊
如来阿羅訶三藐三佛陁般涅槃後
六十一劫中空過無佛即彼佛刹所
說實諦如此處言苦聖諦者彼處即
言烏奢羅迦聖實諦若此處言苦集
聖諦者彼處即言婆蘇姤毗耶若女迦反
聖實諦若此處言苦滅聖實諦者彼
處即言又耶何利他那聖實諦如此
處言苦滅道行聖實諦者彼處即言

敏才

阿訶囉佛地垢聖實諦阿難此等四
種聖實諦我說彼聖諦彼說我聖諦
辟如我與汝對面共坐各各相知汝
今知我我亦知汝彼亦如是彼亦知
我我亦知彼如我念彼如彼念我阿
難我若一劫若百劫若千劫若百千
劫若百千俱致劫若復過彼無量諸
世界一切世界之數及以無量无邊
若干諸佛佛悉能知佛眼无导佛智
無导於彼之處如来入涅槃者尚不
可盡阿難如来有如是智不可思議
無有邊際阿難我今當說是義為證
知此故阿難所言風風者有諸比丘
欲有風者為彼等故方便而說此義
以是義故當成就如是大智此方便
為名字若如是者大智當不成就阿
難若以世間語言故說般涅槃我如
是說時過百千俱致劫說復過於彼
阿難汝等當取實義於實義中當勤
方便莫為文字莊嚴莫共諍鬪莫共
相覔言相諍覔者皆是風也凡有怨
讎皆從覔起為諍覔者無有盡邊凡
所諍覔皆令墮戒令墮三昧令墮智

大威德陁羅尼經第十六卷　第二張　庠

慧阿難如来涅槃之後當来之世多
有諸法師等彼自欲風謗教師法彼
等癡人縛在於彼色渴愛中於聲香
味觸法渴愛之中為欲風所縛阿難
住渴愛中以欲縛故當向地獄為食
因縁多作種種妄語阿難此食名破
論師名從風起名為維陁義名怨讎
本根也
復有別四種食和合為食闘為食宍
性為食業果報為食是故衆生得住
壽命言和合食者處處和合言闘食
者所謂聲鳴言宍性食者若不捨無
明何者不捨無明謂住處不和合何
者是業報食者未来處中欲求果報
求果報者當無有施以此諍闘當名
執著富伽羅者是等癡人當名增
上作
復有別四種食如法所得為食施物
為食施法是為食（梵本脫一種食）此等四種
是名為食彼四種食中法施為最為
勝為精為妙為無上為上上何故言
法施為食為不生貪性故法施為食
為不罵辱故法施為食何者為不貪

性言不貪性者是不罵辱言不貪性
者是無所求言不貪性者於甚深諸
修多羅如實所說捨離非法不欲非
法遍切於他言不罵辱者不罵辱佛
菩提亦不誹謗云何不罵辱不誹謗
如所聞法隨順受持精細非不精
細為自降伏故為自寂靜故自般涅
槃故比丘有十種事故如是修多羅
罵毀誹謗何等為十自言我是多聞
我未曾聞如是等修多羅彼作是言
此從誰來此非佛說我是持法人我
本於先不聞是等彼以多聞憍故當
誹謗此修多羅復次阿難雖復比丘
不住如是多聞憍中但彼和上阿闍
梨等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久行梵行
我等未曾聞此彼從聞已還作是說
復次阿難比丘不以多聞故住於我
憍亦不隨和上阿闍梨意故住於我
憍但彼朋友所共事者彼有多聞或
彼朋友和上阿闍梨亦復當有多聞
久行梵行多人所讚亦有多人讚彼
名聞然彼等作如是言此非教師所
說於彼之中我等不信彼不信樂故

大威德陀羅尼經第十六卷　第四張　庫

不生希有作如是言我等當作如是
如尊者教於彼時間當所尊重者彼
命終已生驢胎中於彼之中魔王波
旬作勤方便願作助護願諸婆羅門
長者居士為彼沙門造立寺舍彼造
立已彼等當得供養飲食阿難彼中
所有和上阿闍梨尊重之者命終生
驢胎者令彼負重鞭杖撾打背負世
間種種財具造立寺舍阿難有是因
緣於彼時間受驢報者遍滿寺舍阿
難於彼時間諸俗人輩作如是念我
已造寺我今已與世間果報我今已
與世間負乘財物果報今復應與守
護之者即於彼寺境界之中不遠之
處於一界中於一寺內施與女人及
諸丈夫供養僧故阿難於彼之時有
諸癡人纖濁汙染沙門法者當作是
念今日檀主已與我等寺舍供給供
養衆僧已與奴婢今者彼等皆悉由
我我於今者應取此已隨我所用行
非梵行遂向彼邊作如是語我已得
汝汝是我物我所語者隨我意不時
彼婦人而作是言如尊者意當作如

敏才

是如汝所言我不敢違隨尒心想阿
難如是次第彼等癡人於彼時中當
有隨順滑利而行違背禁戒於下賤
中隨順而行是等即於彼處而作僧
奴或有即住彼中作比丘身供養衆
僧如彼昔日奴婢供彼亦不悔彼下
賤等事彼等命終已生驢胎中為他
作乘如彼過去他與作乘阿難汝可
觀察於彼時中當尊重者和上阿闍
梨還復為彼而作驢身極負重檐以
杖拷打彼等捨驢身已當生阿鼻大
地獄中阿難此等誹謗從和上阿闍
梨相傳教来各各相承或從寺主知
事各各相承當作增長滿地獄事復
次阿難是魔波旬於諸比丘作是住
持願此等修多羅不作光顯若有於
中勤求方便雖初勤求後還退失不
復勤進初安置已後不安置初勤方
便於後當行欲向他國或有病患或
多事業彼以念諸業故損失正念初
正行已後不正行初發趣已後不發
趣既安置已還不安置我當欲信還
復不信於如此等修多羅處當欲勤

求作究竟業行即於是處心生猒離
生猒離已求餘業行彼等被魔作是
住持以住持故而生瞋恚生瞋恚已
復當誹謗如是修多羅阿難誹謗法
者冣為大惡阿難是故我告汝我勑
汝等若有智慧正梵行者為求此等
諸修多羅故或應當行若一由旬若
百由旬若千由旬若百千俱致由旬
何以故阿難假使於一切處有極苦
惱亦應當行為欲求此陁羅尼法本
故阿難如来手者所謂此陁羅尼法
本是阿難正法手者所謂此陁羅尼
法本是阿難正法意者所謂此陁羅
尼法本是阿難言世父世父者此陁
羅尼法本是言世間世間者其智慧
人凡所求者皆悉得之故不誹謗所
言智者若能求此陁羅尼法本是名
智者此陁羅尼法本為於智者阿難
若人發心求此修多羅法本故於彼
時中有障㝵者阿難於彼時中決作
是念今此障㝵是魔事也此是魔業
所起阿難以魔業故於未来世諸比
丘等當有誹謗如是修多羅阿難於

後當来五百歲中正法滅時此陀羅
尼法本於彼北方出現於世還復速
滅有一比丘意欲修習自餘諸比丘
初欲修習此修多羅彼於後時復不
修習阿難為此陀羅尼法本衰後之
時當有誹謗阿難若有諸比丘等此
修多羅至彼手者或復耳聞彼等来
世當得作佛如来已知彼等已成就
具足種諸善根阿難彼智者於彼時
中應作是念願種善根發是心已當
得涅槃阿難於彼智者正梵行者我
付囑此陀羅尼法本阿難於彼時聞
有諸比丘多求利養及與名聞以念
利養及名聞故彼等勤求利養及與
名聞聞此修多羅已而生疑悔復生
疑惑彼等以墮疑惑中具足不信不
信滿故即不受持何以故阿難於彼
時中諸比丘輩多有愚癡少有意欲
如於今時諸比丘輩若晝若夜意樂
經行即於彼時飽飲食已於床眠睡
乃至日沒彼等比丘以被大小便逼
切急故從重睡眠於床起已方大小
便大小便已還詣床卧設當睡覺彼

等當作滑利言話談說國事論其利
養說其男子婦人之事唯當愛樂種
種言談亦當不念如法談話猶如刼
賊群隊之話當話戰鬪村落城邑市
肆飲食衣服香鬘婦人婬女而作雜
話防邏鎮戍話世間處及話自身如
是等種種所不應話而作話也從初
夜話意專樂已方取睡眠以身重故
或復展轉懶惰纏身以長夜中於深
夜中還復睡眠以展脚足乃至第三
更至於後夜彼於尒時從睡覺已依
倚俗家為諸分別之所斂歌廳從此
處當至某處應從某處還至此處從
彼處所應將某物彼等以求果報故
於日初分中當入村落城邑王家市
肆等處彼等入已於彼多種不精之
處作犯戒已更復於彼不生止心而
出去也阿難於彼時中俗人白衣尚
不如是於諸欲中而重貪求彼癡人
輩作如是言我是沙門釋種之子作
如是知彼等癡人至寺內已晝夜常
作是非善事彼等癡人當復何用如
是等修多羅及正思處着如来今者

說三種業所有讚歎彼等癡人於彼
時中捨此三業皆已遠離於三業中
作勤方便求美飲食床上卧眠大小
便業等此三業者所有眷屬彼共親
近已皆悉當墮地獄阿難汝諦觀彼
諸癡丈夫懈怠懶惰故如是等諸修
多羅文句如來所說當不受持亦不
勤求亦不意樂誰是陀羅尼法本所
為不知此義阿難譬如有人無力少
力無護助者亦無朋友無子无婦無
倚著處無有飲食苦惱壽命彼至空
閑阿蘭若處為求食故負極重物彼
求物時忽然遇值三種大藏諸寶悉
滿彼既見已生大恐怖捨彼重擔即
背馳走時復迴顧向後觀察觀已復
觀作如是念莫復有人欲來害我阿
難於汝意云何彼癡丈夫得彼大藏
而更背走得為善不阿難白言不也
世尊佛復告言如是如是阿難於彼
時中諸比丘等聞如是諸修多羅已
捨已背走生大恐怖當得墮落於大
墮中若諸比丘作是方便勤求如是
修多羅者於彼之處不生淨信當不

敏才

用心彼等見已當作惡意欲作害想
亦復不作勤劬不設最勝所須鋪具
亦不與彼勝好衣服飲食湯藥等及
隨時怛鉢那麨或復別與羹飲漿水
彼逼切已當速捨背遠離而去見彼
去已當生歡喜默然而住復作是言
汝一去已願更莫來阿難如來見此
義故為彼智者諸善丈夫當付囑如
此陀羅尼法本乃至令不滅沒故阿
難此法品名勝大將若有比丘於此
法本中觀察者勤劬者彼當印護守
護此修多羅法本故當得千偈陀羅
尼之所利益阿難於此品中無穢濁
偈應如是知阿難應莫生恐怖如被
杖擂當應忍受勿生惱悔
阿難我念往昔於彼時中有一如來
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曰寂行然彼
寂行如來應正遍知涅槃之後有一
比丘名勝身分彼人受持此陀羅尼
法本具足無缺時有一王名曰勝然
彼勝王從他人聞有一比丘名勝身
分有陀羅尼法本具足受持聞如來
所說當能增長般若我於今者應當

敏才

往求尒時勝王遂即向彼勝身分比
丘之所到已頂礼其足而白彼言尊
者我聞大德有陁羅尼法本具足受
持若尊者不惓我欲諮問阿難時彼
比丘為彼勝王說此陁羅尼法本於
彼會中五百衆生遠塵離垢於諸法
中得法眼淨尒時勝王即發無上菩
提之心從彼聞已即施比丘六万具
衣及四種兵力於彼比丘兩手接足
時中有八万四千諸衆生等見彼勝
王布身頂礼彼等亦皆布身頂礼咸
作是言善哉尊者為王說陁羅尼法
本願莫停住於上虛空復有八十百
千諸天復作是言尊者大德願為勝
王說是陁羅尼法本莫暫停住時有
一魔名曰怖畏即作是念此陁羅尼
法本若當至彼多人之所此即不善
我於今者應當住持此比丘身尋即
住持彼比丘身尒時勝王及四兵力
并彼八万四千諸衆及彼無量百千
諸天即於晝夜伏地不起慇懃請之
然彼比丘不許為說尒時勝王過晝

夜已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應當如是
如是承事今此比丘儻能與我此陁
羅尼法本尒時恐怖魔王知彼勝王
心所思念知已還作如是之願我今
亦當不捨此比丘身恐畏與此陁羅
尼法本尒時勝王從伏而起捫面及
膝歸命頂礼彼比丘足圍遶三匝合
十指掌在比丘前及八万四千衆生
之類亦復如是從伏而起捫面及膝
合十指掌頂礼彼比丘足圍遶三匝
合十指掌却住一面
尒時勝王合掌已白彼比丘而作是
言尊者我於今日更白尊者為攝受
我故受此夏中四月日請彼以魔王
住持力故不許受請時彼比丘乇三
請已亦復不許時王向彼而問之曰
尊者今欲詣何方所我等隨尊至於
彼處即報彼言隨我所之當有樂處
阿難尒時勝王即作是念我若於彼
比丘之所逼問至三今者欲往何所
坐夏若逼切已或有是處儻不與我
共相見也我應今者私令訪察隨在
何處我應詣彼尒時勝王共彼八万

四千衆生頂礼彼足圍遶彼比丘三
匝已而白彼言尊者隨意所須我等
皆為給侍供奉作是語已合十指掌
背面而去離於比丘眼所不見彼既
去已勑令安置二十丈夫隨所去處
必奏我知乃至彼比丘住於彼處若
干時節彼王四部兵馬勢力往至彼
處見彼比丘乃與羹食時彼比丘即
從彼處不諾彼王移徙而去至二十
由旬外非勝王境而夏安居尒時彼
王守護比丘彼諸人輩見彼比丘去
已速報王知彼王聞已共四部衆兵
馬勢力還至彼處供養比丘經夏四
月然彼比丘雖得王供猶不為王說
佛所說乃至四句偈等雖復如此王
心不異唯於內心常作是念今日應
說明日應說今者應當作如是耶今
者應當與如是耶彼王既見過四月
已白比丘言尊者豈不憐納我等彼
即荅言我於今者不能與汝應汝所
作隨汝意作尒時彼王白比丘言隨
尊者心安隱我住尒時勝王復作是
念我於俗法已作供養我今應當於

比丘所捨家出家為此陁羅尼法本
故即白比丘尊者我今意欲為此陁
羅尼法本棄捐王位捨家出家此陁
羅尼世間希有我念意樂受持讀誦
尒時彼比丘默然而住王復白言尊
者有何意故而默然也彼復白言我
於今日不逼尊者令决與我如是法
施世間富伽羅希有事也尊者我意
如是願仁家內為受我食彼荅之曰
若尒之者隨汝意作尒時勝王復作
是念我於今者應自將此比丘而去
於白法中多障导故尒時彼王與四
兵衆勢力圍遶比丘置令在前漸漸
次第至已宮殿至宮殿已恭敬尊重
以諸飲食供養彼已集諸宮內諸婇
女等作如是言慎莫放逸當習善法
我於今者此比丘邊捨家出家時彼
勝王作是語已尒時彼處上虛空中
無量諸天千數衆等即稱善哉善哉
汝善丈夫如是應當修習善法說是
語已彼婇女衆即大悲哭咸作是言
仁既出家我等今日亦隨出家所隨
眷屬諸童子等亦復皆作如是言曰

我等亦復隨父出家諸臣百官亦作
是言我等今者隨王出家時彼勝王
身有一息童子名曰勝持彼作是言
我不出家當用出家竟作何事我今
當知王之庫藏建立王事尒時勝王
及以八万四千衆捨家出家出家已如
是承事彼之比丘行坐之中如是供
養方始為說陁羅尼法本時彼勝王
旣出家已尒時怖魔哭泣悶絶背之
而去阿難汝莫疑惑尒時彼王名曰
勝者為此陁羅尼法本因緣故捨愛
妻子及其王位供給承事彼之比丘
種種供具調伏彼魔未證菩提為菩
提故出生精進求佛勝法及菩提分
豈異人乎阿難汝莫作異見何以故
尒時彼王名曰勝者我身是也時彼
比丘者於今現在名曰薩波達多隋言勑德
是也於彼之時所有魔王名恐怖者
彼即魔王波旬是也而於彼時彼勝
王息名勝持者而不出家受王位者
彼難陁比丘是也難陁比丘於彼時
閒恒請我等施諸飲食衣服卧具種
種等物皆悉與之請已皆悉供奉所
大威德陁羅尼經第十六卷 第十六張 庫
[illegible]

須我於尒時為彼八万四千諸衆生
輩為讀誦陁羅尼法本故讀誦陁羅
尼法本時彼所聞者彼等皆悉發心
作願願同菩薩所生之處我等亦願
於彼中生若仁當證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時願我等輩亦為仁者作其
眷屬阿難我之所有此一千二百五
十諸比丘等於彼之時此等是也在
彼八万四千衆生之數所有現在瞿
多弥等五百比丘尼者當知彼時勝
王宫内諸婇女輩是也彼時所有自
餘諸衆生輩四部兵馬勢力者今如
来於摩伽陁國中所有人輩調伏者
是也及伊羅鉢龍王并諸眷屬詣我
所時調伏者是及上天時所有衆生
彼等是也自餘所有衆生如来現在
說法令得解脫彼皆證法及得果者
得信利者是也如来世尊一切皆知
往昔已曾供養諸佛若有於未来世
後五百年中諸比丘輩心意憙樂如
是甚深修多羅者彼等尒時一切為
勝王子孫次第是也何以故阿難彼
時勝王於金葉上抄寫此陁羅尼法

本置於衆寶篋藏是法本王秘藏中
若當有次第相承王位得聞此已當
種善根如是次第有八万四千諸王
從秘藏中出此陁羅尼法本已受持
讀誦如来滅後藉彼善根於後五百
歳中以無餘涅槃中當般涅槃一切
所有發菩提心者彼等往昔因陁羅
尼法本修諸善根因緣力故彼於後
時還復發心於彼之時如来世尊亦
曽念我彼慈行者從久遠来已攝我
等阿難應當精勤莫捨重擔阿難應
當學我往昔之行為欲受持佛正法
故阿難如是學者當有是食欲求白
法不得虛誑阿難無有彼法可虛誑
者若黒若白我已往昔行極苦行證
佛菩提唯為汝等應廣受持莫令後
悔如是名為真實食者莫墮懈怠放
逸之中阿難如来所說食之事者是
為欲也欲為一切諸法根本是故如
来所說法者名為食也阿難誰有如
是法者彼則無有具足違背之事彼
當欲斷違背事故
復有四種食於真實中違行為食離

大威德陁羅尼經第十六卷 第十八張 菲

師宿住無所依止為食毀謗和上為
食破戒者作布薩業為食於彼中何
者為破戒有十種破戒何等為十煞
生是為破戒凡所作業念護諸有是
為破戒其心一向決定鈌少是為犯
戒一向起誹謗諍鬪是為破戒一向
於戒磨觸初不了知後則分別憶追
求果是為破戒一向決定汙比丘尼
是為破戒一向決定有其諂曲是為
破戒一向決定偷奪物利及與根本
一向俳戲及造賊行是為破戒一向
決定烏羅羅耶是為破戒烏羅羅耶者謂一向念
種種戲樂一向決定謨陁荼磨是為破戒
謂一向作樂遊戲也一向決定波嗏弥囉伽是為
破戒謂憂憂求衣一向決定烏迦邏哆毗沓
囉是為破戒謂一向執著外道心廣邊作之一向求覓種
種雜物是為破戒此等十種為破戒
佛告阿難何者是無諍義言无諍義
者是名一業是為一生又無諍義者
名為非義又無諍義者名破諸有胎
於上行趣復有一向五種破戒何等
為五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
於如来所惡心出血此等為五一向

敏

破戒尒時世尊作是語已長老阿難
白佛言世尊若尒此五破戒十種破
戒世尊有何等異有何勝劣有何差
別何緣是等名為無間彼不得名也
佛言阿難如来若說十五種皆无間
者如来則不付囑教招令尊重父母
亦不付囑令使恭敬諸阿羅漢及諸
衆僧亦不付囑供養如来此五種付
囑中如来付囑何者所謂父母非諸
羅漢亦非衆僧亦非如来所以者何
夫僧者不可破壞衆僧牢固不動而
住其阿羅漢自身已作歸依之處其
如来者為一切世間之所親友復次
阿難但如此等名為重法於彼之所
應作尊重復次言破僧者謂破戒已
毀謗佛所教戒彼名為破僧也以評
論故名為僧也彼等人輩於評論處
不攝是數故非僧也彼等破戒何者
不攝僧謂若有犯處若不犯處而不
能知故彼自念言我住沙門法也如
是思已亦不知念我如斬首忽復值
遇多聞之人巧知律者方知自身狀
如斬首彼等在空閑處毀呰自身嗚

呼我身嗚呼我身失於善行非正師
非正和上非正朋友是惡知識嗚呼
法王之教既値遇已當復斷絶夫違
背破壞此是我破此是我壞我於此
處當無救護我於今者當趣何方有
能散壞憂愁箭處在空閑時作如是
言嗚呼佛陁善教說者嗚呼達摩猒
離欲者嗚呼僧伽善住諸行中者我
今已缺諸佛戒行我今已少諸三昧
行我今已缺佛之智慧我今已缺佛
身解脫我已缺少解脫知見我已現
前惡處遊行善行中今已閉塞我當
必死我當無有我當不渡諸有流轉
我今當聞不甜美聲墮地獄已我身
當然被獄卒逼我時叫喚當馳何方
誰當與我無恐无畏誰信者邊受取
飲食彼等在我前手執杖棒我當求
及誰當瞻仰誰若復獄卒若猶若烏
若鐵嘴口若執鉗者我所走處隨其
方面唯見恐怖見蘭若者當作如是言
嗚呼此為快樂而在空閑阿蘭若處
無所怖畏而住其無心患亦無身病
我等今者無一吉祥我今少福如我

敏才

今者共諸俗人受用産業隨宜活命
為佛出家應當欲樂沙門信法今值
破戒丈夫富伽羅輩我若親近入持
戒衆於彼之處當被憎猒當被分別
若我彼處住宿之者漸善比丘當見
我已當觀察我當瞻視我此從何也
此是誰許此是誰也或時持戒或時
破戒我當彼時被他瞻視我時慚愧
卑下著恥我時停弱在彼輩前我不
娛樂背面而迴辟如鵂鶹於日出時
從竄張口觀察四方此無鳥也彼時
夜出從夜出已所應見者彼不能見
唯見大山往詣彼處如是去來遂便
夜盡時鵂鶹還未至竄中然彼復有
若烏若鷹若鵄趣逐飛走彼恐怖已
還求闇處復觀諸處大恐怖已瞻烏
群隊如是如是破戒比丘如彼鵂鶹
若在沙門衆僧之中共布薩業若沙
門業各各議論無俗人故彼破戒者
生大怖畏恐被驅逐畏人言道是人
在彼比丘衆中彼問夏臘不道多少
亦不問他不觀他面低頭視地而在
彼坐若彼應說我報何言當何所作

也比丘散已彼隨後行恐我出時有
所言語如是破戒比丘於彼時中從
說欲中出已觀察四方辟如殊迦薄
迦多羅在稠閙處宿其若見濡弱比
丘彼如是說今此比丘如是彼中諸
長老輩不得信彼是人知已觀比丘
衆於此之中是誰我伺誰與我等有
如是者我當依住彼當住於此若復
不得如是之者彼恐諸比丘逼切於
已向非道去而彼之處無有言道者
無有說者汝當如是彼當如是阿難
此是破戒比丘名如虱也如飲殺毒
飲何以故辟如將殺者家後與食家
後與飲家後戴鼓家後鼓聲如是如
是破戒比丘而信處受食而食如是
如是如家後受食亦於後聞佛之音
聲後聞法聲後聞僧聲後得人間住
處此處捨身當墮阿鼻地獄阿難是
故我語汝我告汝此所作業具足成
就一向行處阿難如彼之食攝出家
者必應至彼阿鼻地獄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辛丑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威德陀羅尼經第十六卷 第二十三張 [illegible]

敏